

我的时间简史

靳晓静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我的时间简史

A Time Brief History of Mine

ISBN 978-7-5411-2848-6



9 787541 128486 >

定价: 26.00元

我的时间简史

新晓静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时间简史/靳晓静著.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9. 5

ISBN 978-7-5411-2848-6

I. 我… II. 靳…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79973 号

Wo De Shijian Jianshi

我的时间简史

[著者] 靳晓静

出品人 黄立新
责任编辑 林文询 宋 玥
责任校对 汪平等
责任印制 喻 辉
封面设计 史小燕 黄 莹
版式设计 史小燕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293
邮购地址 成都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mm×1230 mm 1/32
印 张 6
字 数 120 千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9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2848-6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靳晓静，女，生于北京。

先后毕业于四川外语学院和四川大学，获文学学士和宗教学专业哲学硕士学位。做过翻译、编辑等职。1988年开始发表诗歌作品。其诗歌作品多次获全国大奖并被收入几十种选本。出版诗集《献给我永生永世的情人》，随笔集《男人，爱人，情人》，诗集《我的时间简史》。现任《星星》诗刊副主编。

三种时间的悖反与调适

——靳晓静诗歌解读

燎原

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的当代诗坛，靳晓静一直是一个暗影式的存在。一方面，在形形色色的诗坛资讯中，极少有她的信息；另一方面，她却以《百年往事》《我的时间简史》《2000年，某岛》等具有潜在体系性的作品，构成了知识女性基点上，将尖锐的情感命运警觉，平复于深邃书卷气的个体诗歌类型，并顽强地伏藏在一个时代的阅读记忆中。

这当然也是我个人的阅读记忆：1998年，当我似乎是第一次才见到她诗作般的，读到了她的那首《百年往事》，当时的感觉就像看见一个一直深藏不露的诗人，突然浮出水面。这是一部有关一个家族在迢递的百年历史风云中兴衰变迁的长诗，而我当时一个最直接的反应，则是惊诧于一位女性诗人于波澜不惊中，伏藏的雄健笔力。因为就其结构质地的致密和叙事空间翻卷的风云感而言，这是一部具有长篇小说构架和容量的作品。

没错，翻过年来的数个月后，《百年往事》获得了《星星》诗刊的年度诗歌奖。这是一个不大不小，却能使获奖者产生成就感的奖项，因为它是由数千名读者投票荐选的结果，代表了

一个时代诗歌阅读者的群体认同。

但关于这首诗，当时的我似乎并没有做好足够的阅读准备。若干年后的今天重新面对它时，我于其中发现了诸多未曾意识到的话题。比如，对于一位女性诗人来说，书写这样一部广阔的社会家族变迁史的内在动力是什么？尤其是这部诗作弥合了深度心灵痛楚的谢恩式的基调，在诗人与写作之间最终映现出了一种什么关系？

—

《百年往事》中的家族变迁史，以“我的外婆”为主线。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首通过“我的外婆”——这位集中国近代史上多重文明光影于一身的女性一生的盛衰荣辱，探究时间之于命运关系的诗作。

关于外婆，诗中给出了这样一些信息：她于清朝末期出生在一个“檀木香和胭脂扣”氛围的江南大家族中，其父亲是中国第一代乡村牧师兼医生。她十九岁时嫁入江南一宦人家，丈夫则是一位铁路工程师。由牧师代表的西方基督教文明和由铁路工程师代表的中国近代史上的早期工业文明，以及日常生活氛围中黑色的密纹唱片、祖母绿戒指、镀金的怀表、高大的油画……无疑赋予了她现代女性的眼界以及不凡的气质教养。但就是这样一位被“时间”宠爱有加的女性，却在三十六岁时的满目繁华中，随着丈夫的病故遭受重创，开始了被“时间”一路剥夺的人生。在战乱岁月和1949年后的运动与“革命”中，历尽沧桑。

但这不仅仅只是一个有关世事沧桑的人生故事追述，使诗

人充满追述欲望的，还有一个潜伏在时间之谜中的子命题——一个家族隐秘的血缘基因样态，及其对于命运的意味。诗中的血缘基因之链是在这个家族的女性系列中传递的——以外婆为源头，至母亲，以及诗人自己。其基本样态，就是对于新鲜事物和外部世界充满好奇的奔赴（出走）冲动。整首诗作中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渡轮”意象，对于外婆，“渡轮是许多人间故事的开始”，也是她整个人生故事的终结。“外婆第一次离家/是坐渡轮走的”，直至1992年，在八十九岁的高龄中离开人世时，“外婆说，我要走了/渡轮已至，那是神派来的”。渡轮是“出走”的载体，对于1922年离开家乡，赶赴自己在“上海徐家汇教堂婚礼”的外婆来说，它还象征着来自西方的工业文明，以及走向婚姻殿堂和基督教文明的慈航。

接下来，出走的冲动在外婆之下的第二代女性——诗人的姨妈与母亲中宿命性地开始：“外婆的大宅院里/坐着她五岁的女儿，我的母亲”“雪地的光折断在门槛上……那一刻，出逃的感觉/多么骇人……母亲被自己的想法震颤了”，因为“她的姐姐，前天夜里已经离家”。这是发生在1935年的故事，年仅五岁的母亲还没有“出逃”的能力，及至到了1947年，“一夜无梦的是我的母亲/天亮之前，渡轮未醒/从这座江南的大宅院中/她走出，拂了拂十七岁的发丝”“只有一笺别信留在了江南/让外婆坐在红木椅上/读到了出走，革命和战争”。富有象征意味的是，同样是为外部世界新鲜事物召唤的出走行动，母亲这一次并没有乘坐渡轮，而她出走的潜在指向，正是要对由渡轮象征和通往的西方工业文明和基督教文明，实行革命。她当然不会意识到，这一革命的对象，则是与自己母亲相关联的整个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包括自己的母亲。

这不是一个令人疑惑的时间之谜吗？

但出走的冲动在外婆之下的第三代女性——亦即诗人自己身上仍在继续。作为一个参照性的依据，我们在这首诗之外诗人记写自己童年的一些诗歌，比如《逃离幼儿园》《铁道》等作品中，看到了一次次无法按捺的出走冲动和出逃行动，虽然这种出走在《百年往事》中，已成为由时代操控的迁移颠簸，但随之在诗人想象中实现的一次远渡重洋的出走，则是这一冲动更强烈的映射。到了诗人自己的历程书写时，诗中多出了一个特别的“道具”——来自外婆的“镀金的西洋怀表”。三岁时，外婆“用那只滴答作响的怀表/逗我”；十七岁开始了“知青”生活时，“外婆八岁时的生日礼物——/这如魔的怀表/我地窖般地珍藏到今夜的乡下”。综合靳晓静的整个写作看，这块“西洋”怀表，无论是在这首诗中，还是在她的人生中，都是一个魔块。它不但是外婆与外孙女之间，一个隔代连接的信息体，并且还是靳晓静形而上的时间意识中的第一时间——由它的故乡格林尼治时间所代表的世界标准时间及其文化文明体系。从性质上说，外孙女接下来一次遥远的出走，恰恰是与其母亲当年的方向逆行，而与外婆的方向合拢——她到达了这块怀表的故乡。

哦外婆，神的光耀无处不在
今日我是在异国的雪中
在英国，这个叫小吉丁的村庄
我前世般地看见渡轮与教堂
还有十七世纪的诗人与神父
留在雪地上的脚印

然而，正如前边说到的，这是一次想象中的抵达。因为在靳晓静的一份个人简历中，有这样一条记写：1997年—2000年在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1999年7月—10月去英国访友，完成硕士论文《〈鲁滨孙漂流记〉与资本主义精神》。而我们已经知道，这首诗作则写作发表于1998年。这也就是说，在书写这首《百年往事》时，她并没有走出过国门。

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信息，一方面，它固然折射出了诗人基因中的出走冲动，但更大程度上，则是诗人对由格林尼治世界标准时所代表的文化文明体系的向往。而这样的向往同样缘自外婆。因为外婆不但是她最爱的人，而且在她早年朦胧的意识世界，外婆是她经见的人群中，最具文明涵养和高贵气质的人。而这种涵养和气质间接性的源头，正是来自那块怀表故乡的基督教文明。另一方面，诗人自己不但经历了颠簸动荡的少年时代，而且还目睹了那个时代对于高贵文明事物不能见容的野蛮摧毁。那是她在自己生活的时代感受到的另一种时间，或者说，是她形而上时间意识中的第二种时间：一种与世界标准时完全脱轨的、疯狂紊乱的时间。而她自己的心理时间（可称之为第三种时间），无论如何都不与之对位。因此，她虽然生活在这样一个空间中，但却成了一个魂不在此处的精神游离者。

当时代的变更和阅历的增长，使她终于能够深入思考一些人生的重大问题时，出现在她心灵世界中一个最为重要的事实，就是完成了对于外婆精神世界的深度体认和皈依：接受神的光芒照耀的人，无论是在什么样的苦难和心灵挫折中，都能够保持文明的高贵和教养。

今夜我想起了外婆
清朝末期的宅院
如铁的飞檐——
指向又一个世纪的末期了
天空中是时间的白炽的火焰

火焰为它深爱着的亡灵造像
外婆，你的外孙女辗转天涯
仍是江南的女子
在神的庇护下
伏在你的墓前

她在外婆的墓前，跪谢神的恩典。

那是苏格拉底的判断吗？——“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一过”。而此时的这个 1998 年，正是一个世纪的末尾，也是诗人刚刚步入自己的中年岁月之初，因此，这首诗作，既是靳晓静对于自己此前的人生与时间，也是对于自己的精神和心灵，一次集中的审视和清算。

二

毫无疑问，写于四十岁之前的这首《百年往事》，是靳晓静人生中的一大精神事件，也是她写作生涯中的一个枢纽。而在此前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她曾专注于女性诗歌的写作，这个时间，大约可以追溯到她诗歌写作的起点。1989 年，她出版了自己的“处女诗集”《献给我永生永世的情人》，1992 年，她的

随笔集《男人，爱人，情人》接踵出版。这两部作品集的标题和出版密度，大致上可以折射出其青春时代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但与其将它们称之为女性写作，不如称做有关爱情的写作更为确切。

关于这一领域的诗歌，我虽然没有研究，但却有一个基本的阅读经验：对于女性诗人们来说，大凡诉诸诗歌的轰轰烈烈的爱情，在她们接下来的现实生活中，通常总会逆转为灾变性的撕心裂肺。由此导致的下一步诗歌方向，就是复仇女神的登场。痛楚使女人们激烈，也使她们尖锐，继而在女性意识的惊醒中，断裂出性别对峙的深渊。这也就是说，在爱情诗歌结束的地方，女性诗歌开始。

那么，靳晓静呢？她此后所写的一首中长规模的《2000年，某岛》，包含了一些意味深长的信息。从标题和诗后的注释看，这是诗人2000年时，对古希腊雷斯博斯岛上一个“女儿国”幻象性的追述。其原型来自古希腊女诗人萨福，在那座岛上带领着一批少女结成诗社的传说。而靳晓静对它的描述，几乎是沉醉性的：“那是些天使出没的日子/我的手指晶莹剔透/而我的姐妹简直就是水晶/看得见血液喂养的天空/薄雾笼罩，让我们披着/与世隔绝的薄纱。”这种“与世隔绝”的天堂般的日子，可谓女性最高生活范式的想象与描述。然而，它却又是一种完全摒弃了男性介入的生活范式。并且，这其中还潜含着这样一个逆向推导公式：唯有彻底驱除了男性的介入，这种“女儿国”的最高生活范式才能成立。

如果没有经历过从轰轰烈烈到相反方向的剧烈情感落差，你很难想象，一个人会发明这样一个女性群体的诗意生活保障原理。并且，她还将这种单性形态的群体生活，提升到一种文

明的高度来指认：“堤岸上的青草还神性盎然么/那些风关在我的身体里/血与水让它认识另一种文明”——“只有女人，才这样挚爱着女人。”

是的，这是一首幻象式的诗作，一方面，诗人是在在自己此时女性物态光华渐褪的年龄感觉中，把十三岁时期的自己，设置为萨福少女诗社中的一位，以此来与时间抗衡，亦即“挽救我的苍老/在两千年之外”；另一方面，诗人要通过自己的描述来证明，在彻底驱除了性别战争另一方的男性之后，女性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诗意生存的自适。她的证明结论是：这是一个无限的程度，与天堂相等的程度。

于此我们会发现一个处在逻辑悖论中，又颠覆了这一悖论的奇异现象：这首诗歌起始于一个比之复仇女神们的性别对峙更为极端的起点，但整首诗作的基调不但没有丝毫的怨艾和敌对，且竟然一派天堂般的和煦。这应该是当代女性诗歌中，唯靳晓静所有的一种形态。它显然源自不能忘记的情感痛楚，却又是这种痛楚之上的雅致平复。而这种精神形态，正是与她对于外婆精神世界中那一基督教文明的皈依，处在同一心理时间。

这已经是一种女性情感精神形态中，臻于完形的境界。由此往前倒推，则是她的精神变轨阶段中，对于女性内在隐秘意识属性多视点的探究与呈现。在这里，虽然源自生命体能中的激情不时跃起（“我深深地记得，在丛林中/牛血般的火焰/照得我手臂光滑”《一堆篝火》），继而又被更具收服力的深邃透视所取代。这后一种力量，让人无法不联想到西蒙·波伏娃《第二性》的资源启动。在这部被称做现代女权运动“圣经”的著作中，西蒙·波伏娃以学者的深邃和诗人式的才情，将对女性生理意识世界秘密的揭示，置放在骄傲雄辩的光束中。比如她对

女性生命这样的表述：“她生根于土壤以及无穷之意识，同时是精灵与生命；她之存在是专横的、胜利的，就像大地一般。”虽然靳晓静决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其精神姿态甚至与西蒙·波伏娃这种“胜利的专横”完全相反，但却也平静而不无自负地表示，“要说出人类一半的经历/我身负重任”（《作为女人的我》）。她揭示女性生命“本身”的奥秘，“本身深不可测，本身/没有什么镜子能收留它/如躲在月光后面的一道密令/让潮律动让我痛楚”，“在早晨我看见我立在另一处窗下/四目相对，因懂得死亡而温柔”（《镜子》）。

在靳晓静这一时期的写作中，还依稀映现着深受欧美现代主义文学影响的“九叶派”女诗人郑敏，在1940年代书写《金黄的稻束》时，那种沉思性的气质。比如《收割后的土地》中，将“秋日的马车满载而去”后，所留下的“收割后的土地”，与向岁月交出了辛劳和光华的女性形象相叠合，由此体认一种充满沧桑感的圣者之思，犹如圣母之受难。

至此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精神变轨期中映现在她写作中的西蒙·波伏娃和郑敏，还是《百年往事》中关于怀表故乡的想象、《2000年，某岛》中的萨福和希腊，无不归属于她“第一时间”中的西方文化文明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它既是启动靳晓静写作的精神资源和文化资源，也是引发她想象力的一个磁场。

三

《2000年，某岛》前后，靳晓静相继写出了—个以游历欧美为题材的诗歌系列，诸如《海藻弥漫在空气中》《East Grin-

stead》《去天堂的路》《湮没在别人的语言中》《一个中产阶级的午后》《泰晤士河边睡着古老的城堡》《比北方更北》《斯德哥尔摩的冬季》《魁北克纪事》等等。这是一次足够浩瀚的游历或想象中的游历，游踪大致上涉及到英国、瑞典、加拿大这些北纬50°以上的欧美国家和地区。具有象征意味的是，她在这期间的主要工作，是完成了硕士论文《〈鲁滨孙漂流记〉与资本主义精神》。这似乎是说，她是以鲁滨孙式的漂流，在这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腹地，从事了一次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证性研究。

但从根本上论究，这应是靳晓静命中必须实现的一次行旅。因为那里是外婆那块怀表的故乡，是基督教文明和由此派生的西方经典文化体系的故乡，也无疑是其血缘基因中的奔赴冲动早已指向的“别处”和远方；此时，还有一个似乎是直接促成了这次远旅的因素——亦即靳晓静指称的“访友”。从这批诗歌中的某些信息看，这个友，或许部分是诗人人生情感故事中曾经的主角。正是因为这些因素的综合，这次行旅尚未启动，按捺不住的奔赴冲动已在她的一些诗作中不时迸发出信息的射流，“我必须上路了/带上丝绸和瓷器/在另一片土地上繁衍/后代和心情 寻找/土地和阳光的诺言//你目光如唤 我别无选择/这一刻我明白我的一生/如吉卜赛大篷车的轱辘般/辗过滚滚红尘”（《在路上》）。

的确，这些高纬度上的欧美国度，恍然就是靳晓静前世的故乡。一进入其中，她的个人时钟立时就消除了时差，而她的诗歌笔触，顿时变得浑然、磅礴，犹如从海底“大赦而出”、翻卷汹涌于天空中的乌云。并充满了回到故乡的谙熟与惊喜：

这是光，这是海水和欲望

这是穹隆，它漏下的任何东西
都足以让我们狂喜或惊悸

……

而教堂的尖顶在更高处
挑动着英格兰的海洋性季风
我从这分崩离析的天空下走来
没人看见我像被赦的乌云一样美丽

——《去天堂的路》

同样，她对那里的一切也似乎早已烂熟于心。它的历史、风土、景色：古老建筑体上高大庄严的穹隆、18世纪的圆柱和窗户、泰晤士河边石头堆垒的帝国城堡、原野丘陵上乡村教堂的尖顶……当然，还有诸多她没有具体想象，但却一见倾心的物象，比如通向北冰洋极地的苏格兰北部高地，以及高地上兀立的罗马柱。这一切，仿佛都是她在前世或者梦中之所见，使她的描述精微、辽阔而苍茫，“穿越更北的纬度，深入苏格兰/就是深入某种基因中的苍茫/这高地上石头奔驰/沿起伏的线条，将旷野推到极致”“穿越更北的纬度，有罗马柱兀立/一千多年了，这亡母的儿子/是怎样在这旷野上逃过了死亡/我摸着 he 坚硬的身体照相/在我的面容后面，苏格兰奔腾四散/如一直向北的旷野的亡灵”（《比北方更北》）。这是一种诗人的笔触，还是一种母性的笔触，一种史学性的笔触。

相对于中国这个一直在“改天换地”中追逐“日新月异”面貌的国家来说，那些老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对于自己的城市建筑和自然地理，始终恪守着固执的“守旧”原则。因此，几乎全息性地保留下了它们的历史信息和大地原生信息。面对这

样的“守旧”，靳晓静似乎一见如故，她以朝觐文明的敬意解读着其中的信息，并听凭这种古老力量的挟持放纵自己的思绪。她说，“欧洲使人苍老”，那是她在一直向北的苏格兰北部高地——那被安静笼罩的广袤时空中，体悟到了生命被收服的顺从。而同样是在那条一直向北的道路上，路旁深陷的“古罗马人的城墙”又提示着曾经上演的战争史剧，无数手持兵器的勇士为了尊严、信仰而汇入搏杀的洪流，以青春和无畏夺取勇士的光荣。就在这种时刻，靳晓静似乎在人类古老文明史的角度上，确凿地感应到了一种男性的骨力与魂魄，随之而在人的类属生命的豪迈情感浸润中，突然升腾起一种神圣的母性光晕：

我是一个女人，是否该生下一个儿子
让他来走这向北的路更合适
我会目送他的背影，心疼而骄傲

不仅如此，面对泰晤士河边古老的城堡，她还有过类似的表示：“城堡都是儿子们干出来的，她说。”

对于在长期积蓄中获具了深层对应能力和解读能力的靳晓静，欧洲的能量是巨大的，一方面，正如同这里所呈现的，它引领着靳晓静的心灵在广阔神圣的情思中高高耸起；另一方面，又使她在那种欧洲式的缓慢日常生活的光阴中，趋向于一种哲学指向上温暖慵倦的人生沉湎。《一个中产阶级的午后》几乎就是以这种慵倦性的笔调，描述了一对老年夫妇，在下午茶中安逸闲适的中产阶级生活。在那样一个午后，“我”和女主人 Grandma 在客厅中一边喝着下午茶一边聊天，她的丈夫——一个老绅士在廊下摘着黑梅，要做一种叫做黑梅派的点心。他